

綱鑑易知錄

錦章圖書局
印行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五十五

通鑑綱目定本

唐紀

德宗皇帝

神威軍

李泌薦陽城

惟君相不可言命君相所以造命

鄭侯以寶董自代

綱戊辰四年春二月以諸道稅外錢帛輸大盈庫。**綱**夏四月更命殿前射生。見五四月更命殿前射生。見五一

神武神策神威凡十軍。**綱**六月徵陽城為諫議大夫。陽城何以不書處士城以陽城陽城何以不書處士城以學

夏人以學行著聞隱居柳谷。詳處所李泌薦之。**綱**冬十月回紇來迎公主仍請十月月回紇來迎公主仍請改

月冊回鶻長壽天親可汗。見五一以咸安公主歸之。

綱己巳五年春二月以董晉實參同平章事。**目**李泌自陳衰老乞更除一相上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耳

因從容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謹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為姦邪也僊陛下覺之

豈有建中德宗之亂乎上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見五三此蓋天命非杞所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

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

既而泌薦實參通敏可兼度支。見五一鹽鐵董晉方正可處門下上皆以為不可泌疾甚復薦二人上遂相之參

為人剛果隋刻無學術多權數每奏事諸相出參獨居後以奏度支事為辭實專大政多引親黨置要地使為耳

目董晉充位而已然晉為人重慎所言於上前者未嘗泄於人子弟或問之晉曰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

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

致堂胡氏曰李鄭侯知慮過人而以實董自代豈故擇不如己者以自願乎抑誠不知也當是時忠言深計

焯焯著見孰居陸贄之先舍贄而引參何也昔在位五年君德國政猶前日耳其言以天下安危視宰相賢

無所謀議安知所行者何事邪是直大言以蓋其德默充位之咎耳

陸贄乃天民

喜鵲

陸贄論臺省長官舉屬吏

陸贄諫用裴延齡

裴延齡兼四惡

綱二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業。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侯季泌卒。目泌有謀略。而好談神僊詭誕。故為世所輕。

綱辛未。七年。秋。八月。以陸贄為兵部侍郎。解內職。目實參惡之也。
致堂胡氏曰。陸贄自李泌相後。不復諫說。豈帝訪問之遺歟。以愚度之。正謂長源周旋三帝間。已為後進嫌有爭能之意耳。或問陸贄何如人也。曰。其孟子所謂有社稷臣者歟。不然。道合則從。不合則去。乃天民矣。

註長源李泌字

綱壬申。八年。夏。四月。賜諫議大夫吳通玄死。貶賈參為柳州。今廣西柳州府別駕。目實參每遷除。多與族子給事中。申議之。申招權受賂。時人謂之喜鵲。上頗聞之。申恐陸贄進用。陰與諫議大夫吳通玄作謗書。以傾贄。上察知之。貶參。

賜通玄死。目以趙憬。陸贄同平章事。目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其名於詔書。異日考其殿。最升以升黜舉者。詔行之。未幾。或言於上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不得實才。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贄上奏曰。今之宰相。則往日之臺省長官。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甚矣。蓋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將務得人。無易於此。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往者則天。武欲收人心。進用不次。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是以當代誦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然則則天舉用之法。雖傷易而得人。而陛下慎簡之規。則太精而失士矣。上竟追前詔不行。

綱致堂胡氏曰。陸相所請簡而易用。要而易守。德宗既已聽之。又沮於讒言。贄雖再三辨理。終不見聽。是宰相不得行其職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尚當求去。况宰相乎。

綱平盧。見五三。節度使李納卒。目中推其子師古。知留後。目實參惡之也。秋。七月。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事。目陸贄請以李巽權判度支。見上許之。既而復欲用延齡。贄言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延齡誕妄小人。用之恐傷聖鑒。上不從。

致堂胡氏曰。德宗興邪而棄正。惡直而喜讒。好佞而悅欺。多疑而與誕。裴延齡兼是四惡。故得行其說。惜乎陸贄論之不詳。去之不力也。過是則始陰日進。陽道將刺。不可遏。隱論之詳。去之力。猶不行焉。奉身而退。可

致堂胡氏曰。德宗興邪而棄正。惡直而喜讒。好佞而悅欺。多疑而與誕。裴延齡兼是四惡。故得行其說。惜乎陸贄論之不詳。去之不力也。過是則始陰日進。陽道將刺。不可遏。隱論之詳。去之力。猶不行焉。奉身而退。可

陸贄再失

天下四十餘州大水

秦穆救晉

學其真誅泗之徒

初稅茶

陸贄諫殺劉晏

也而贄猶隱忍以居位再失之矣

綱天下四十餘州大水。目溺死者三萬餘人。八月遣使宣撫諸道。

書太宗之世水四十餘州矣不書大此其書法大何無不大也延齡大用小人之陰威矣

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恆病於斯且今遣使巡撫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乎

上曰淮西見上卷貢賦既闕不必遣也贄曰陛下息師含垢宥彼渠魁惟茲下人所宜矜恤昔秦晉讐讐穆公猶

救其饑左傳僖公十三年晉饑惠公使乞糴於秦穆公謂百里奚與諸乎對曰而况帝王懷柔萬邦惟德與義甯

人負我無我負人乃遣中書舍人奚陟等宣撫諸道

致堂胡氏曰自漢初有甯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說凡尚詐謀爭功利者率用之終亦自貽其患從未有知反其說如陸相之言者嗟乎無我負人推而大也忠恕之道也寧人負我守而固也知命之事也敬與之學其

真誅泗音敬與陸之徒歟

綱九月減江淮運米令京兆邊鎮和糴時關輔屢豐江淮水潦陸贄請糴運米以濟

今江西別駕目姜公輔久不遷官詣陸贄求遷贄密語去之曰聞實相奏擬上有怒公之言公輔懼請為道士

上問其故公輔不敢泄贄語以聞參言為對上怒貶公輔遣中使責參

綱癸酉九年春正月初稅茶書初何謹始也德宗即位至是十四年而作偏害民之事層見叠出綱目於是三志其始焉是故作兩稅法書始行間架陌錢書初立稅茶法書初皆罪其始為民

害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值什稅一從鹽鐵使張滂之請也滂又奏稅錢別貼俟有水旱代民田

稅自是歲收錢四十萬民未嘗以救水旱也**綱**三月貶實參為驪州司馬尋賜死目初實參惡李英出為常州

今江南刺史及參貶見上汴州今河南節度使劉士寧遣去聲參絹五十四匹奏參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陸贄

曰劉晏之死見五三罪不明白至使叛臣得以為辭見五三參之貪縱天下共知至於潛懷異圖事跡曖昧若遽加重辟闕駭動不細乃更貶參驪州今安南國又司馬時宦官恨參尤深謗毀不已竟賜死於路實申杖殺

陸贄以直報怨

宰相迭東筆

驥驥與駕船並駕

置欠負耗贖染練等庫

陸贄奏論備邊六失

而救恩

不擇用

致堂胡氏曰世傳陸贄與有憾於竇參矯而殺之其說甚怪此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心者也以其言觀之有是邪孔子有言以德報怨何以報德以德報怨何以報德怨於參非以德報怨也以直行事耳使參有死罪贄佐天子用刑實稱物平施可也貧不報之

綱夏五月以趙憬為門下侍郎與賈耽盧邁同平章事**綱秋七月詔宰相迭東筆以處政事****綱賈耽陸贄趙憬盧邁為相百官白事更讓不言乃奏請依至德故事宰相迭東筆旬日一易****綱**蕭宗至德元載令宰相分直詔從之其後日一易之

遂昌尹氏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昔人嘗有是言矣是時如賈耽趙憬盧邁皆無足言獨陸贄才德俱優使德宗果欲經綸庶務則一贄足任其責必若用贄而參以韋庸是猶以驥驥與駕船並駕耳贄於此時已宜遠引何待貶逐而後去哉書詔宰相迭東筆以處政事尚可以得行其志乎此君子所以不為德宗惜而為陸贄惜也

綱置欠負耗贖染練等庫從戶部侍郎裴延齡之謀也德宗置之問處七年而死

致堂胡氏曰最非特良將乃賢相也德宗置之問處七年而死

向使陪侍廟堂參斷國政至於七年其有益於國可勝數哉

綱甲戌十年夏六月昭義見上卷

贄為相奏論備邊六失以為措置乘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眾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上雖不能盡從心甚重之○贄又以郊赦已近半年而竄謫者尚未霽恩乃為三狀擬進上以所擬超越不從贄曰王者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儆其不恪甄明也恕以勉其自新行法而暫使左遷念材而漸加進叙人知復用誰不增修如其貶黜便謂姦克恆處防閑長從擯棄則悔過者無由自補蘊才者終不見伸凡入之情窮則思變含悽念亂或起於茲矣○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用一經譴責終身不收好以辯給取人不得敦實之士贄又諫曰登進以懲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又曰明王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其精微不能

他無所恤
延齡

韓愈爭臣
陽城等守
疏英門上
張萬福名
重天下
陽城欲壞
白麻

無諍上不聽。○上欲修神龍寺。裴延齡奏同州今陝西同州有木數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開元天寶俱玄宗年號間求

美材於近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君。乃出開元天寶。何從得之。又奏。簡閱左藏。於糞土

中得銀十三萬兩。雜貨百萬有餘。請入雜庫。以供別支。太府少卿韋少華抗表稱。皆月中見在之物。請加推驗。上

不許。延齡由是恚為詭譎。處之不疑。上亦頗知其誕妄。但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羣臣畏之。莫敢言。

惟鹽鐵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銑。織以職事相闕。時證其妄。而贊獨以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上不悅。待

延齡益厚。贊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詩之所親。或規其太銳。贊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

恤。延齡日短贊於上。趙憬密以贊所譏彈延齡事告之。故延齡益得以為言。上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贊。贊與憬約

至上前。極論延齡奸邪。上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遂罷贊為太子賓客。

綱乙亥。十一年夏四月。貶陸贄為忠州別駕。**目**裴延齡譖李充。張滂。李銑。黨於陸贄。會旱。延齡奏言。贄等失勢。怨

望。言天旱。民流。度支見上多欠諸軍。芻糧。動搖衆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上獵苑中。適有軍士訴度

支不給馬芻。上意延齡言為信。遽還宮。貶贄為忠州見五三別駕。充滂銑皆為諸州長史。初。陽城自處士徵為諫

議大夫。拜官不辭。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諍。元職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之。而城方與客日

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為虛得名耳。前進士韓愈作爭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及陸贄等坐貶。上怒未

解。中外惴恐。以為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即帥拾遺王仲舒。補闕熊執易。崔郾等。守去聲延英殿門。上疏論延齡姦

佞。贊等無罪。上大怒。欲罪之。太子為去聲營救。乃解。令宰相諭遣之。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趣往大言。賀

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等。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

為相當。取白麻。唐制。封王拜相。用白麻。紙寫制。壞之。慟哭於廷。李繁者。泌之子也。城盡數上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使繁繕寫。繫

徑以告延齡。延齡先詣上。一一自解。疏入。上以為妄。不之省。

陽城有待而為

鄭細諫官降麻

稅外方圖

月進日進

宮市白望

華陽范氏曰論者或議城以在職久而不言贊若不貶則無所成其名矣是不然城有待而為者也過裴延齡為相殺陸贄將死終身廢故死無所憾自古處士之有益於國如城者鮮矣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矣

綱秋七月以陽城為國子司業**目**坐言裴延齡故也**綱**八月司徒侍中北平令直隸武王馬燧卒

綱丙子十二年夏六月以實文瑒唱霍僂鳴為護軍中尉**目**初上置六統軍視也六尚書以處罷鎮者相承用麻

紙寫制至是文瑒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林學士鄭細因奏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不識陛下特以寵文瑒

邪遂為著令也上乃謂文瑒曰朕今用爾不謂無私若復降麻天下必謂爾脇我為之矣文瑒叩頭謝遂焚之謂

綱曰宰相不能違拒中人也宦官朕得卿言方寤耳**綱**以嚴綬為刑部員外郎**目**初上以奉天見五三窘乏故還宮

以來專意聚斂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圖謂於常稅之外或方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或增斂百姓或減

刻吏祿或販鬻蔬果往往自入所進纔什一二李兼度江西節在江西南昌府有月進章皋度四川節在西川成都府

有日進其後常州見上刺史裴肅以進奉遷浙東治浙江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宣歙見五三判官嚴綬掌留

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為刑部員外郎幕僚見上進奉自綬始**綱**秋八月趙憬卒**綱**九月裴延齡延卒**目**中外相賀上

獨悼惜之**綱**冬十月以崔損趙宗儒同平章事**目**損嘗為裴延齡所薦故用之**綱**十一月以韋渠牟為諫議大夫

目上自陸贄貶官尤不任宰相自縣令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臺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延齡禮部尚書

李齊運司農卿李實翰林學士韋執誼及渠牟皆權傾宰相趨附盈門

綱丁丑十三年冬十二月以宦者為宮市使**目**先是宮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秘歲連年以宦者為

使謂之宮市置白望白晝街市之中數百人仰買人物以紅紫染故衣敗繒情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

腳價錢名為宮市其實奪之徐州今江南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上以問判度支見上蘇弁便弁希宦者意

對曰京師遊手萬家無土著見十四生業仰宮市取給上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不聽**綱**以姚南仲為義成治貞

謀大

陽城治民
如治家
撫字心勞
微科政拙

名府
滑縣節度使

綱戊寅十四年秋七月趙宗儒罷以鄭餘慶同平章事。**綱**九月以于頔為山南東道治湖廣節度使。**綱**吳少誠

見上卷。叛侵壽州。今江南鳳陽府壽州**綱**貶陽城為道州刺史。**綱**太學生薛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徙連州。今廣東連州

送之郊外貶道州。今湖南永陽府道州刺史城治民如治家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諸讓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城自繫獄判官大驚馳謁之域不復歸判官辭去遣他判官往崇之判官乃載妻于行中道逸去

綱已卯十五年秋八月詔削奪吳少誠官爵令諸道進兵討之。**綱**冬十二月。中書令咸寧。今陝西西安府咸寧縣王澤域卒

綱庚辰十六年春二月以韓全義為蔡州。今河南汝寧府淮西節度治也招討使。統諸軍討吳少誠**綱**夏四月姚南仲入朝。

義成見監軍薛盈珍有寵欲奪節度使姚南仲軍政南仲不從由是有隙屢毀南仲於上上疑之徵盈珍入朝南

仲亦請入朝待罪上召見問曰盈珍擾卿邪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升數上

雖使羊杜。羊杜杜預見復生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上默然竟不罪盈珍仍使掌機密**綱**五月于頔

奏貶元洪為吉州長史。**綱**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見因討淮西大募戰士繕甲厲兵聚歛貨財有據漢南之志誣

鄧州。今河南南陽府鄧州刺史元洪贓罪上為聲之流端州。今廣東肇慶府頔復奏洪責太重上復以洪為吉州長史又怒判

官薛正倫奏貶之比較下頔怒已解復奏留為判官上一一從之。**綱**徐。見上泗州府節度使張建

封卒。**綱**以張愔為徐州團練使。**綱**張愔子建封表求旋節朝廷不許加淮南。今江南揚州府節度使杜佑兼徐泗濠節度使

使討之前鋒濟淮而敗佑不敢進朝廷不得已除愔團練使後名其軍曰武靈以愔為節度使。**綱**以李藩為秘書

郎。**綱**初張建封之疾病也濠州刺史杜兼陰圖代之疾驅至府幕僚見李藩曰僕射疾危如此公宜在州防遏來

杜佑素重
李藩
李藩儀度
安雅

韓愈諫
稅坐貶

欲何為不逮去當奏之兼錯愕徑歸及是兼誣奏藩搖動軍情上大怒密詔杜佑殺之佑素重藩出詔示之藩神色不變佑曰吾已密論用百口保君矣上猶疑之召藩詣長安望見其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為惡者邪即除秘書郎

秋七月吳少誠襲韓全義於五樓實寶云未詳處所全義大敗走保陳州今河南開封府陳州九月貶鄭餘慶為郴州見九

司馬目餘慶與戶部侍郎于頔素善頔所奏事餘慶多勸上從之上以為朋比貶之以齊抗同平章事目冬

十月敕吳少誠復其官爵

癸未十九年春三月以杜佑同平章事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齊抗罷冬十月崔損卒十二月以

高郢鄭珣瑜同平章事貶韓愈為陽山今廣東廣州府陽山縣令目京兆尹李實務徵求以給進奉言於上曰今歲雖旱

而未苗甚美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麥苗以輸官監察御史韓愈言京畿百姓窮困今年稅物

徵未得者請俟來年遂坐貶

中二十年秋九月太子有疾太子疾不書此其書何危之也於是上春秋高太子瘡疾非小憂目翰林

侍詔見四九王伍王伍善書王叔文王叔文善書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叔文說謠多詐自言讀書知治道太子嘗與諸

侍讀論及宮市見事曰寡人方欲極言之眾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太子目留叔文謂曰向者君獨無言豈有

意邪叔文曰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泣曰非先生寡人

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伍相依附因言某可為相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朝士有名而

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璣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為死友而凌準程異等又因其黨以進日

與遊處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者

順宗皇帝名誦德宗太子在位八月傳位太子自稱太上皇未幾崩壽四十六歲帝不幸瘡疾奸邪肆志而能委政眾嗣以安社稷亦足為賢矣

乙酉二十一年順宗皇帝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目正月朔諸王親戚入賀太子獨以疾不能來上涕泣悲歎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王叔文獨有憂色杜黃裳怒是執誼

陸渙有功於春秋

賈鄭病不視事

韋臯上太子牋

盈珍等疾叔文等乃啓上召學士鄭綱等入草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今江南揚州府王瀛英詹曹惡之綱不復請書紙為立嫡以長字呈上上領撫之乃立渙為太子更名純百官親太子儀表大喜相賀有感泣者而叔文獨有憂色先是杜黃裳為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壻韋執誼為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犀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啟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至是執誼恐太子不悅故以陸渙為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為寡人講經義耳何為預他事渙懼而出渙即渙也避太子名改之

致堂胡氏曰陸渙有功於春秋而名在八司馬之冠一何悼哉蓋窮經旨而不歸之理義則經必不明索禮義而不歸之於心則理必不得心不得理則心也理也經也猶風馬牛之不相及也然太子所謂講經何預他事亦失言之於心則理必不得心不得理則心也理也經也猶風馬牛之不相及也然太子所謂講經何預其合否可斷惟渙學不治心不自正是固知所對耳陸渙字伯冲為春秋師事趙匡啖助盡傳二家之通先生入司馬劉禹錫程昇陳諫柳宗元韓泰韓晔凌準韋執誼八人皆附王叔文者叔文敗皆貶為遠州司馬故云

綱賈耽鄭珣瑜病不視事惡王叔文也綱夏六月韋臯表請太子監國表請太子監國多矣不書此其書何美臯也於是朝臣皆黨叔文無能言者臯以西川達

鎮獨表請馬唐之不危韋臯力也特書予之目韋臯上表曰陛下哀毀成疾請權令太子親監庶政俟皇躬痊愈復歸春宮即東又上

太子牋曰聖上亮陰居喪之次天子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輒當重任墮擇茶紀綱樹

置心腹恐危家邦願殿下即日奏聞片遂羣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獲安俄而荆南今湖廣裴均河東今山西嚴

綬貞元十六年綬為河東行軍司馬牋表繼至意與臯同中外皆倚以為援而邪黨震懼綱秋七月太子監國○以杜黃裳袁滋

同平章事鄭珣瑜高郢罷綱八月帝傳位於太子自號太上皇貶王伾為開州今四川刺史今四川司馬叔文為渝州今重慶

府司戶目王尋病死明年賜叔文死綱太子即位目憲宗初即位昇平見五二公主獻女口上曰上皇不受獻朕

何敢違遂卻之荆南獻毛龜上曰朕所寶惟賢嘉禾神芝皆虛美耳所以春秋不書祥瑞自今勿復以聞珍禽奇

獸亦毋得獻綱南今江西康今湖南安中武王韋臯卒落鎮年書某節度使恆也此其不書西川節度何不以韋臯

明州江漲
四歷之名
於此

我顯豈汝
砥石
杜黃裳料
劉開易取
杜黃裳薦
高崇文
高崇文軍
法

杜黃裳請
裁制蒲鎮

所以深嘉之也。綱以袁滋為西川節度使。見西川上節度副使劉闢自為留後。表求節鉞。朝廷不許。以滋為節

度使。徵闢為給事中。綱明州。今湖廣。江漲。障。水。目流黃餘家。綱以鄭餘慶同平章事。綱始。今。史。官。撰。日。麻。目從

監修國史。章執誼之請也。法志。時相之益也。日麻云者。猶起草云爾。而刪潤之筆。盡在監修矣。故特書。時政記。見

綱貶韓泰。韓曄。柳宗元。劉禹錫。為諸州刺史。冬十月。賈耽卒。綱葬崇陵。在西安府。涇陽縣。嶺山。綱貶韋執誼為崖州。今

東瓊州府。綱貶袁滋為吉州刺史。目劉闢不受徵。阻兵自守。滋畏其強。不敢進。上怒。貶之。綱以武元衡為御

史中丞。綱再貶韓泰等。及陳諫。凌準。程異。為諸州司馬。書貶多矣。未有書再。綱十二月。以劉闢為西川上節度

副使。韋丹為東川節度使。目上以初即位。力未能討劉闢。故因而授之。諫議大夫韋丹上疏曰。今釋闢不誅。則朝

廷可以指臂而使者。惟兩京耳。此外誰不為叛。上善其言。以丹鎮東川。今四川。綱以鄭綱同平章事。

憲宗皇帝。初名淳。更名純。順宗太子。在位十五年。為宦者陳弘志所弑。壽四十三歲。帝剛明果斷。志平。借教能

綱丙戌。憲宗皇帝。元和元年。春正月。太上皇崩。綱劉闢反。命神策。見上。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將兵討之。目闢既得

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西川。東川。漢川。漢。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梓州。見上。推官林蘊。力諫。闢怒。將斬之。

陰戒行刑者。使不殺。但數。勵刃於其頸。欲使屈服而赦之。蘊叱之曰。豎。汝子當斬。即斬我頸。豈汝。砥。石。邪。闢

曰。忠烈士也。乃黥之。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為蜀。今四川。成都府。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慧

撞。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

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闢。上由是器之。乃前開官爵。詔崇文與兵馬使李元英。河南西道嚴礪。討之。時崇文

屯長武城。質實云。所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受詔即行。器械糗糧。一無所闕。軍士有食於逆旅。舍。折人匙。時。勤。住

者。崇文斬以徇。劉闢陷梓州。執東川節度使李康。崇文引兵趣梓州。闢歸康以求自雪。崇文以康敗軍失守。斬之。

初。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苟安。不生除節帥。有物政者。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

授之未嘗出朝廷之意。陛下必欲振舉綱紀，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為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河南北皆黃裳啟之也。○上嘗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垂拱無為，何為而可？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以暇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敘，苟慎選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則誰不盡力？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無為而治者也。至於簿書獄

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秦始皇本紀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注衡稱衡也。石百二十斤。言表箋奏請稱取一石，日夜有

稱期不滿，不得休息。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見二八隋文帝衛士傳餐。見四三皆無補當時取議後世，所務非其道也。夫人

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上深然之。綱夏四月，以高崇文為東川

上見節度副使。自韋丹至漢中，上見表言高崇文客軍遠關，無所資。若與梓州上緞批也。其士心必能有功，故有是命。

綱策試制舉之士。於是元稹軫獨孤郁白居易蕭俛沈傳師出焉。

致堂胡氏曰：制策亦以空言取人，然其來最古。得人亦多。至於末流，應科者既未必英才，而發問之日往往摘抉細隱，窮所難知，務求博洽之士，而直言極諫之風替矣。要必深詔中外，精求多聞，有學行者，勿令先獻所業召至殿庭，而親策以當世之急務，其言可采，則就加任。若策揚淘汰，見四二卷。

綱以李巽為度支。見上鹽鐵轉運使。杜佑請解鹽鐵舉，巽自代。自劉晏見五三之後，居職者莫能繼之。巽掌使

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緡。見同綱以元稹獨孤郁蕭俛為拾遺。自稹上疏曰：

自古人主即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苟受而賞之，則君子樂行其道，競為忠議。小人亦貪得其利，不為回邪。如

是，則上下之志通，幽遠之情達，欲無理得乎？若拒而罪之，則君子括囊言結，囊口而不出也。易坤

合以竊位，十步之事，皆可欺也。欲無亂得乎？昔太宗初即位，孫伏伽以小事諫，太宗厚賞之。見四二故當時言事

者，惟患不深切，未嘗以觸忌諱為憂也。陛下踐祚，今已周歲，未聞有受伏伽之賞者。臣等備位諫列，猶且彌年不得召見，而况疎遠之臣乎？因條奏請次對百官。百官以次進對。復正牙同衙奏事，禁非時貢獻等十事。又勸上以任文

高崇文平蜀

高崇文不
有二妾

憲宗崇信
異端始此

李吉甫以
進賢根德

王任王為戒早擇修正之士輔導諸子上顯嘉納其言時召見之綱鄭餘慶罷尊太上皇后為皇太后綱六月

高崇文破鹿頭關在成都府德陽縣連戰皆捷綱秋七月葬豐陵在西安府富平縣金龜山綱八月平盧見上節度使李師古卒綱師古

薨判官高沐李公度奉師古異母弟師道以為帥奉表京師杜黃裳請乘其未服而分之上以劉闢未平以師道

為留後綱九月高崇文克成都擒劉闢送京師斬之綱高崇文又敗劉闢之眾於鹿頭關河東今山西府將阿跌光

顏將兵會崇文於行營愆期一日懼誅欲深入自贖軍於鹿頭之西斷短其糧道於是綿江在成都府漢州鹿頭諸將皆

以城降崇文遂長驅直指成都克之闢奔吐蕃見上卷崇文使高霞寓追擒之遂入成都屯於通衢市肆不驚秋

事無犯檻同轡音咸上聲載四車也闢送京師斬其大將邢泚泚妻上餘無所問命軍府事一遵韋南康見上故事從容指撝

揮一境皆平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汝當以撫百姓為先遽獻婦人以求媚

豈天子之意邪崇文義不為此乃以配將吏之無事者杜黃裳建議征蜀指授方略皆懸合事宜及蜀平宰相入

賀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闢至長安并族黨悉誅之綱徵少室山人李渤為左拾遺少室山名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嵩山中嵩山即中嶽其

山三尖峰東曰太室西曰少室嵩其於是微渤不至不書不至何識渤也以帝為可與言輒不當不至不至矣

繼名謂之室者以其下各有石室也法是不可言也而朝政得失輒奏論之然則雖不至猶至也綱目不書不至書

為拾遺其意微矣綱渤辭疾不至然朝政有得失輒附奏陳論綱冬十月以高崇文為西川見上節度使柳晟為山南西道

治陝西節度使綱十一月以吐突承璀催上聲為左神策見上中尉綱回鶻見上入貢夷狄入貢不悉書此何以書始以摩尼至也於是置

寺處之憲宗崇信異端之目始以摩尼浮屠道人之偕來置寺處之

綱丁亥二年春正月杜黃裳罷為河中今山西平陽府蒲州節度使綱黃裳有經濟大略而不修小節故不得久在相位綱

以武元衡李吉甫同平章事綱吉甫謂中書舍人裴垪垪曰吉甫流落江淮踰五十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

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為去聲我言之垪取筆疏去聲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略盡當

時翕然稱吉甫為得人

唐憲宗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致堂胡氏曰李吉甫不得在端亮之烈然於陸敬輿能忘纖芥之憾於裴垕能輪訪問之惻此固
君子之高致也知人之明雖在裴垕得人之譽乃歸吉甫諫率是道而不變其相業可少譽耶
陸贄字志

綱夏四月李錡奇反制削官爵屬籍發諸道兵討之見上夏去年三月夏綬留後楊惠琳拒命討斬之蜀劉既平

藩鎮惕息鎮海即度見上使李錡不自安求入朝上許之錡實無行意屢遷行期稱疾請至歲暮武元衡曰錡

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將何以令四海上以為然下詔徵之錡計窮遂謀反殺留後王澹大將趙琦使人殺所部五

州刺史制削錡官爵屬籍遣淮南治江南節度使王鐸揚州府統諸道兵以討之錡以武元衡為西川節度使高崇文

為邠寧見五二節度使高崇文在蜀暮年謂監軍曰西川乃宰相回翔之地崇文豈敢自安屢上表稱蜀中安

逸無所陳力願效死邊陲故有是命錡鎮海兵馬使張子良執李錡送京師斬之自有司籍其家財輸京師翰林

學士裴垕李絳言錡割剝六州以富其家今以輸京師恐遠近失望願以賜浙西治杭州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歎

從之錡以白居易為翰林學士白居易作樂府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上悅之故有是命李吉甫上元和

國計簿稅戶比大寶四分減三兵給比天寶三分增一大書予之也吉甫心跡未為純臣然甫位宰相訪裴垕

目固不得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以人物上國計簿使人主知艱難皆可錄之善也綱

而遺之

綱戊子三年夏四月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舉人目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皆指陳時政之失無所避考官

楊於陵章貴之署為上第上亦嘉之李吉甫惡其言直泣訴於上且言湜翰林學士王涯之甥也涯與裴垕覆策

而不自言上不得已罷垕貶貫之巴州今四川保寧府巴州刺史涯隴州見上卷司馬於陵嶺南見上卷節度使僧孺等久

之不調去聲各從辟於藩府唐末黨禍起於此綱以裴垕均為右僕射盧坦為庶子目素附宦官嘗入朝踰位而立御史

中丞盧坦揖而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為僕射肅宗朝為右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幸者

坦尋改右庶子綱秋七月以盧坦為宣歙觀察使目坦到官值歲飢穀價日增或請抑之坦曰宣歙見五三穀少

白居易作樂府規諷李吉甫上元和國計簿

唐末黨禍始此

○敬輿

盧坦不抑米價

裴均不私故人

裴均賞言事諫官

裴均薦李藩

仰食四方。若價賤則商船不來。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輻輳。民賴以生。**綱**以裴均同平章事。**目**上雖以李吉甫故罷均。學士然寵信彌厚。故未幾復擢為相。嘗謂之曰。以太宗玄宗猶藉輔佐以成其理。况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均亦竭誠輔佐。上嘗問均為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均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均厚遇之。其人乘間空閒處求京兆判司。均曰。公才不稱聲此官。均不敢以私害公。先朝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均獨賞之。

綱已丑四年春正月。南方旱饑。遣使宣慰賑恤。**目**宣慰使鄭敬等特行上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賙救百姓。則不計費。卿等宜識此意。**綱**鄭綱罷。以李藩同平章事。**目**藩給事中。制敕有不可者。即於黃紙後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勅裴均薦藩有宰相器。上以綱循默。罷之。擢藩為相。藩知無不言。上甚重之。

致堂胡氏曰裴均賞言事諫官喜批敕給事此宰相所難能均何以能爾觀均告憲宗正心之言則知均之方寸不為利回不為義疚矣

綱三月成德軍名治直隸真定府節度使王士真武俊卒。**目**子承宗自為留後。河北道名治直隸大明府三鎮相承各置副大使。以嫡

長為之。父沒則代領軍務。**綱**閏月立郾見上王宣為皇太子。**綱**夏四月起復盧從史為金吾大將軍。**目**上欲乘王

士真死除人代之不從。則與師討之。以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李絳曰。武俊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今承宗又已總

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又河北諸鎮事體正同。必不自安。陰相黨助。且今江淮大水。公私困竭。軍旅之事。恐

未可輕議也。中尉吐突承瓘自請將兵討之。時昭義軍名治山節度使盧從史遣父喪。朝廷久未起復。從史懼。因

承瓘進說。請以本軍討承宗。詔起復金吾大將軍。**綱**秋七月。貶楊憑為臨賀尉。**目**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貪

汙僭侈。貶臨賀今廣西平樂府賀縣尉。憑親友無敢送者。櫟陽見九尉徐晦獨至藍田今西安府藍田縣與別。權德輿謂之曰。君送

楊臨賀。誠為厚矣。無乃為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公知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借如明公他日為讒人所

徐晦不負
楊臨賀

元稹賈江陵

吐突承瑊
誘執盧從史

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數稱之於朝後數日李夷簡奏為監察御史謂之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綱九月王承宗奏獻德棣二州見五主詔以承宗為成德節度使德州刺史薛昌朝為保信軍名治節度使領德棣二州承宗襲昌朝執之以歸綱冬十月削奪王承宗官爵發兵討之以吐突承瑊為招討處置等使綱十一月彰義即淮節度使吳少誠卒綱初吳少誠寵其大將吳少陽名以從弟出入如至親少誠病少陽殺其子自稱副使知軍事少誠死少陽遂自為留後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五十六

唐紀

憲宗皇帝

綱庚寅五年春正月盧龍治直隸節度使劉濟將兵討王承宗拔饒陽見五十東鹿今直隸保定府東鹿縣吐突承瑊討

王承宗戰不利綱貶元稹為江陵見四六士曹目河南今河南河南府唐東京也尹房式有不法事東臺監察御史元稹奏攝

之擅令傳務朝廷以為不可罰俸召還至敷水驛有內侍後至破驛門入擊稹傷面上復引稹前過貶之李絳崔

羣言稹無罪白居易言中使陵辱朝士中使不問而稹先貶思自今中使出外益暴橫人無敢言者上不聽

致堂胡氏曰元稹論事忠直劉切一為內侍所辱憲宗從而重譴之稹經折挫不免固守

遂與賢人君子為仇敵雖稹自毀亦由憲宗不能長育人材也嗚呼豈非人君之監獄綱三月以吳少陽為淮西見上卷留後綱吐突承瑊誘盧從史執送京師以烏重胤為河陽節度使綱盧從史

陰與王承宗通謀上甚患之會從史遣牙將王珣元入奏事蒙垣引與語為聲言君臣之美微動其心珣元遂輸

誠言從史陰謀及可取之狀垣令珣元還本軍經營遂得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胤款要垣言於上曰從史必為亂

今與承瑊對營而不設備失今不取後雖興大兵未可以歲月平也上許之承瑊乃召從史入營與博局戲即伏

壯士擒縛之馳詣京師昭義見上卷士卒聞之皆甲以出烏重胤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詔從者賞違者斬遂皆